

集部

東維子集卷四

元　楊維楨　撰

序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保定張君從德自其先僑居吳中有年矣君以門廕初倅溧陽再轉諸暨皆以憂不赴制閲倅湘鄉其行也吳士大夫悉知其世德與其為人先大夫省齋公博極經

史勵志力行官登三品秩名實布于中外君蚤學不勤晚志操愈高為克紹所基者故皆樂為歌詩以餞之而屬余有以序諸顛于閩而喜之曰自昔寓公子弟之居呉者類以馳馬走狗擊踘博戲為事否則甘色嗜聲溪寄猳而亡其歸先人之業蕩然矣豈復有以學為事志操為先者及其膺仕也鮮克其任而斬其世澤者有矣吾嘗親視張君在貧賤而有休色於富貴則不無慽然者非有學能爾乎夫行潔則可以聞道志一則可以立

功道聞而功立豈直倅一州而可哉湘鄉古熊湘之屬邑也地有三江五湖之壯且險其民往往湍悍難治而其士也則清而文為可善也國初以其戸齒之繁而陞州君倅於彼以吾所謂聞道立功者理之吾未見湍悍之難治而且見清文之易為化也況省齋公平日治道之講者君聞之稔矣豈得悖吾言哉於君之行遂書為叙而吴人士之詩係於后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十有八日

送錢伯舉衢州録類序

國家懲前朝守令顓城之弊止設監長次及副貳並出制命又非異時私辟使有主客勢嘻顓弊去矣不知窮州下邑民日貧户日耗聚羣行吏持之又弗免十羊九牧之撓唯郊闗之内廛處之民領之者曰録司司設官僅三爾官弗冗事亦釐録判者雖秩卑貧末職下旁于遊徼而一司之政得彼此持可不議短長録監守行弗率類所守貞所出直而達遂為民儀嚮類覆上監守嘻

官豈可以崇卑正副計哉吳中錢君伯舉以故家台州通守之津屡試仕莞庫民休戚情悉矣吏成敗事諗矣今登秩為衢州録類官伯舉年益增學益優又以其熟民情吏事者佐理于録吾見衢之民慶其來之莫矣况衢之君子類好文墨而敏於義事市人出郭而娭登前山臨背水飄飄然有神仙之思其習嚚奸者寡矣第未知監與守與伯舉同志乎不也果同焉吾將慶伯舉之佐理益易易也豈曰録類顓職游徼而止哉伯舉勉之

以徵吾言可也至正七年秋九月初吉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譚州縣職者以同知比縣之丞上監守長焉下通倅季焉同知者得便文自營其中故勢權劣訾詬輕黠胥奸民率制之者寡矣其人之俛压檢者往往樂居之嘻此豈國家肇建守佐之意哉守令之選其清也久矣同知其事者苟能以吾民為念一貞其身而左右前後靡不正未有不行乎顧行而推利下人者也發政施令覆出

監守上固不得以地為限矣昆陽王公茂實簽省齋公之孫也初承世澤為下砂令考滿轉同知慈利州所與遊者咸為之慶以其驟加秩三等為優又不居守將責望之地而在其貳焉可以便文自營矣豈不優甚哉余嘗交茂實吳中知其志甚遠每每悼民窮疾官敗則知茂實之材將有為於時而伉其官不以同知為逭責地喜也吾所論同知發政施令覆出監守上者將於茂實焉徵之抑吾聞慈利乃赤松隱遁之鄉其山多隱君子

以詞章出仕者有騷人之遺風焉故為慈利者甚易易吾見茂實之得治民蚤而其退之暇又得山水之樂於騷人羽客之儔也是則茂實之優者已於其行也予既與客崇酒以别之酒餘賦詩者若干首而遂以余言為叙引云至正七年秋九月序

送蘆瀝廵檢范生序

友生白子貽為余言欒城范生廉卿之為人欒風堅忍隱厚其人廉節而好禮貞信而少文廉卿本其風之微

而習經術於南中儒先生術成無所於試乃俯就門廕
官廵檢蘆瀝廉卿雅士廵檢引弓民長也以雅士長引
弓職大盩若才令佩武器擁邏士領職其所與游者則
既為慷慨歌詩相與張飲西津重徼一言以序其去余
既聞廉卿雅士而樂之及聞職蘆瀝則不寧盩才之懼
蘆瀝鹽榷之司在焉鹽萌依私榷為命雖流死比交跡
不以屬心在令處榷官一失其覺分其罪罪官不幸再
三失小輟祿大貶爵而其失或遠出所邏外波聯蔓牽

莫之雪白漕府猜禍吏聚積如牛腰明漕長不曲直即有曲直吏輒以律雌黄其明嗟乎權之逮不辜法端使然哉故余於廉卿之廵檢蘆瀝不寧盩才之懼也雖然國家於鹺病之劇方議更而新之求天下之善言鹽筴者是諏是採廉卿試以其得於所學者為採風者言之使法不逮不辜余之懼也庶幾其或免矣夫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杭江以南望郡也在宋為行都今為行垣所郡治領州

一縣八録事司四其俗具五氏而不一其民習蹸爭巧媮而不和厚故奸伏易秉獄帀滋起吏重應上取下什百于他郡非長以能材佐以良幹之屬捷應辦工發擿者不能得治名廼者總莞某去經歷某又去兩知事坐不任廢府事麻沸狼籍無與理者惟今湖州知事河中郭公仲敏以佐治令聞徹省府相君簡識其人而傷杭治之難無與承乏者乃特移職於玆知事位在經歷下其識贊三尺平以左右二千石者也公至則既鞚轄屬

曹而裁決予奪實又兼二千石之職時未期月而府事債者起滯者疏破者補又牙齟齬者無不妥帖順易相府而下察憲漕所疾呼急諾又罔不周旋如意於是攝職稱治民歡然誦之為良幹官今復政而去也杭官吏相與張飲西亭以餞而乞餞言於維禎維禎念民無賴於吏久矣以吏苟於公而急於私而已矣有能移其私於友與親者鮮矣矧能移其私於官乎能物其官於本位者鮮矣矧又能物其官於他之位乎故維楨閲杭吏

無治狀至於廢而去未嘗不悲其才之窮及聞杭人譚
郭公之政又未嘗不嘆其才微而無私之治足以及人
之廣如此也

李經歷

經歷古郡功曹之官功曹太守所自辟也經歷今出吏
部選用七品印章奏三尺平控吏牘進退上以齊二千
石長吏之異同而下以內群書佐於成軌此其體益隆
而責亦重矣朝廷慎其選與守令同以廉明者有操尚

者居之故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經歷郡可治徽州路經歷李君其代滿歸廬陵其從子出其郡人士所書治績求余文叙以送之予惟李君之政班班可書徽人士侈紀載者皆能之抑今之稱良經歷者葢未有君之職其職也君之簡訟詞革濫卒吏未足稱良于經歷也平質劑于市明爰書于獄畫委輸之法而州縣之官便安之未足稱良于經歷也惟其政有匄正于上必務引其人去弗正以就正如曲木之就繩悍馬之就馭

吁此真良經歷矣余聞徽之狃金也歲監官取其羨為己有君還羨於民以准他歲狃之數徽之禄廩也田不足而取諸山山不毛則白取諸佃君收實入而蠲白取為久久定則鄉之宿豪餌官府為奸也抑之不得行土胥相為根柢持短長於官也格之無所置手足所謂上之異同有所齊而下之成軌有所內經歷至此信可以稱良也余閱郡經歷凡若干人往往陷於隨而不立未見職職如李君者其能已於言乎故為約其政件言之

且視人以史師非徒紀載也

送海鹽知州貫公秩滿序

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恒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則甚白也邦大夫之政其失者議於市謗於道而其善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惡不察守令而察閭巷之言得之矣余過海鹽田間往往逢伯格長頌其州太守之治問守為誰則究郎貫公禧也余已心賢之未幾州人士張玉集其餞行歌詩凡若干首來請曰

自海鹽升州置守其得民譽未有若今賈公之最者也曩時廉吏郡形迹仇視吾大姓家訟多不獲其平公廉無嫭是避即理直大姓必舉即不直雖貧弱誅不少借故獄者積歲不決者部使者多以屬公而得其平亭吏罷軟者撓瘵佐庸闒者蔽吏胥雖令出無私有不能以直遂者公一施令群佐虔若卑弟生之聽嚴傳老胥順流其風旨又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行之以正限之以信故令有司可於上而惠無不逮於下也先是吏卒巡

田里如蟻不絶公至立削跡上府聞之因檢戒左右無奸州以其非令者又州民與亭族交其習蠢焉焉易生事公申以條教悉改心歸化無異時剽輕之風比其得譽於民而布之州府士之詠歌實有徵焉幸子一言叙詩首余以其言與其伯格長之頌合又以令之為守令者往往課米鹽奉期會不復知有伸民情消民隱懇懇然以厚民成俗為事者遂樂為之叙以風告他吏云

送監郡觀閭公秩滿序

劉子曰忠孝不修他善無取吁臣子之職無他忠與孝而已耳韓非子曰親之孝子君之背臣吁忠孝固不能兩美也今有人焉於子不為悖而於臣不為背也豈非臣子之全美乎吾於錢唐守將見之者閭公是已公下車以來先問民利害休戚而務去其害與戚者郡有猾禍吏與夫强宗世家不仁於人必痛鉏治之猶之牧羊去其害群而群始蕃猶之理疾剷殺其病本而病始平民之怙法者必刑詿誤者必思出之即不出如梗在咽

必吐乃已此公理法也紅巾賊陷杭凡扞城守土之臣不微遁即賫降爾公獨佐監憲某官監兵某官與賊持者十有三日阽危于矢石數四城池破毁而復完者公之雄謀大節作於人者矣時則高堂太夫人屏居窑所公猶衷戎衣朝夕覲如平時不貽其親有一日憂故出不稱背臣入不稱悖子吁若公之忠之孝吾所謂臣子之美非歟今代而去郡之民如去其父僚吏如去其師去之日民父老若干人走予次舍謁文志去思又持其

謡送之卷請序以為郭西門供帳子親見公之忠孝治狀有為世道勸者於是乎書至正十四年六月三日

送旌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序

國朝監官郡邑達嚕噶齊於官屬為最長其次有令有丞有簿尉又有案牘官以首領夫六曹之吏凡事會之來吏與令丞得相可否議論然後白之達魯赤其署事也亦然其職秩為甚尊而職任為甚優朝家近令以六事責守令達嚕噶齊任與令等昔之尊而優者今轉煩

劚矣宣之旌德縣亦憐真公始由省署而典符印累監望縣三調至於今職且四載宣上德以及民而使民無愁嘆之聲山林草澤咸知向化大府藉之以集事同寅恃之以取則民有所賴而不恐吏有所憚而不肆六事之備固無可議而於學校尤加之意焉延師儒廣生徒月書季考凡邑之人士咸囿於教養樂育中弦誦之聲相聞是又知所本矣往年淮寇渡江列城殘毀延及旌德而公首奮忠勇剋復之百里之命於兹有寄是以惠

資文武而才足以有為者也今年夏政成上考余學徒馬某職教于縣承公勉勵作興之力於其行也求余文以贈馬生之言有信於是乎書使他日之史館傳循吏者有所採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廿有四日

王學録秩滿序

至正八年夏四月平江學録王君達卿書滿去自教授而下洎郡之大夫士與君經游者咸詩賦歌以餞而屬予為首叙予方遊於蘇視蘇學之廢也甚矣提學者非

不薄責教也而教無以教鉤稽養也而養非所養郡膠庠之大句覆不如一齊民之家塾有程有則也幸而官於是事有憂焉憂而有爲焉學之録王君是也葢王君有孝有行人也曩之養非材者王君有以去之材失養者王君有以引之養之非其斆斆之非其術者王君又有以糾而正之他人日從其失王君日修其勤故蘇學之廢而稍正伊王君是賴於是士之議者曰學校不得良校官得一録足以興教猶之郡不得良二千石得一

録亦足以興治也以王君之克官于録若是則積階為
郡幕官不能佐治于二千石者吾弗信已雖然以王君
之學愈修行愈力志愈遠大也又豈藉一文學之掾積
為資級而起哉君應進士舉余嘗視君大易之義矣深
微而潔淨又嘗視其賦也麗而則其代言也温順而簡
古連不幸未售主司則主司之未明也一遇明主司君
之未售者售矣售則道山壁水其選也尚暇為人司二
千石吏牘之勞哉嘻抑之久者伸必遠懐之大者發必

洪吾言有俟於君矣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至正八年夏天子以徐州之域風氣悍勁因以飢饉多寇盜民困於昏墊八年春遂統有四州七縣之境為會府一時僚吏艱厥選守長為尤艱於是海道都漕府萬戶雷公某以首選為總管陛見其人申之以丁寧訓戒而後往嗚呼以徐州為中原𣪠府雷公為其開府守將非其人之才賢負宿望一時且簡在上心者曷當此哉

余聞雷公之為棣州也棣寇盜之衝歷能守若干人無以為禦公不特善禦且有以化遺之至今棣人稱雷防禦嘖嘖不去口其帥於海漕也前漕而去者多直魚龍之淵剽盜之巢藪人銷解舶公起漕凡一百八十萬不十日舟湊直沽道鯨濤如坦途粟無升合遺若公者可稱朝廷幹臣無負上選任者矣吁以棣州之化道海之庸推而大之於徐州也其有不稱重選答上訓旨者乎雖然吾方有感於地氣之王衰者吳楚為古荒要蔡放之

所逮今為衣冠玉帛之鄉徐豫為中土而鞠為山莽者十六七一邑生齒有弗敵江以南一旅之聚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東司牧者弗能禁也今二千石以地闢戶羨為著令公為徐州也治最對著令吾見中土之富庶與今吳楚地同又豈憂赤子弄兵者本末止哉公尚以余言勉之徐州之人日夜望之是年九月之三日吳人士咸賦歌詩以餞而會稽楊某為之序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平江路推官許下馮君秩滿蘇父老留不可則相與述為歌謡以送之求予言登載其所善以為之序予客蘇未久不識其所善詢之父老則曰由東嘉經歷治最任高等升任刑官于蘇蘇煩劇郡也獄訟繁與奸偽百方出上游之署有行丞相府監漕官都水使司海道都司或所為政不直則責直者乃聲於上受謗責在須臾間而況貳推者闕君獨任大府獄事其視犴獄常欲為陷死者求生路惟恐失附于律成案具吏多受獄貨欺情

偽於君者在署審成案未嘗退參所疑於父老賓客故月朔作鄉約於父老賓客使之過有以告君之于刑官敬事類此予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推官又命死生決也何可以不之敬乎孔子於言偃之宰首以得人為問欲其資於人者施於首政也矧獄之不自用而審取諸人以為明者乎明智如臯陶淑問如臯陶其獄之疑猶有資於神羊之所決者馮君任推訊而能取諸人以裕諸己忠信清明見諸歌謡不必資于神物以為聰則馮

君不賢於皐陶已乎夫皐陶舉而不仁者遠馮君舉而在高位吾見其民之有賴其仁者矣故書至正八年冬十月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行中書省古之藩國方伯連率之寄也地大任重故其法揆嚴體統峻宣布政條于百司庶府惟大綱是張是主凡細之務不至於執政之堂乃署理問所于垣內若法曹議府焉所以發奸伏伸抑枉平允治法也官其所

者非才且賢莫勝其任而幕府之貟又議法之所起也東平馬公某為浙江行省理問所幕府官剛毅有為善持法才每詳刑決政上其議於相府六曹莫不韙之而百司庶府仰之以為凖由是知其官之才且賢又莫急於幕府貟之才且賢也予嘗代之居高位亨厚禄者率多世勲中貴之曹奴隷其部屬牛羊其人民以好惡決是非以喜怒行賞罰頤指奔走孰敢少拂其情為其部屬而又執筆居幕府貟獨能持議不屈與巍巍赫赫者

相抗而求歸于口是若馬公者予所謂才且賢者非歟公之所以持平曹取重政府者决非聲音笑貌之所得也葢公自公卿子弟練習朝章起身憲府吏為大郡從事遂以廉能擢相府掾由掾為令職其能明庶事决大議者可知已秩滿上名春官明天子方急法則之臣以理天下之幽枉必有以處之矣於其行也叙以為别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百里之治有長長選于吏部而承命於天子百里之教

有師師選於學而承檄於丞相垣師若輕於長然長不教民無以為治教民必使專出於師則師之道實甚重於長也故師道尊者百里之長禮之為賓不敢以勢上之吁主百里之教者其可自待之微乎錢唐馬生彥遠由明經舉為師儒之官初去為晉陵縣教師人以彥遠才德受貢於卿大夫宜達於天子以為通都大邑之吏而低佪偃蹇為教師於十室之邑疑其自視有慊慊然者又豈知縣教師之係有重於縣長者乎吾聞旌德山

水邑也地不肥沃而多出秀民昔之擢高科為大儒者往往有焉今歷歲大比者凡十數而士未有占貢籍者豈人材之異於昔哉亦職教者亡狀之過也彥遠居家孝於親與朋友交信義自立而講藝於晉陵者皆聖賢之遺旨當世之要務也今去為旌德師以其修於家者與其人之孝悌忠信以其講於道者作其人之經濟才畧吾見旌德之士以行藝歌鹿鳴而來者皆推言其自於教師則彥遠之道行有以佐一邑之治矣有何計百

里之吏窮卑彼此哉況彥遠道益大聞益彰其蹤峻資取高位與通都大邑之吏相頡頏特跬步地耳十室之邑果足以久稽彥遠乎長旌德者亦憐公楊賓公皆右文以為治也必以余言為然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國法慎守令之職號曰選用幕而元僚亦不委之銓曹常格以其司守令出內之喉舌也今天子既申明守令之制而尤重幕元僚之選選必以廉靖有風才者居之

雖閩蜀二廣去天萬里遠三歲必遣使者抵其方面用
天子命以署置其官慎選守令與其幕元僚同一中書
吏部之嚴也奔競者往往爭入其選以利轉階之速而
不知司選者其如此才而賢者屈而不才不賢者其黜
多矣襄國公孔君漢臣始由冑監伴讀出從事徽州丞
相府聞其賢也辟為屬掾年勞滿而司閩選者有署為
經歷邵武蓋孔君之廉足以寡欲知足以詧微剛而易
以闕故以武名然小人勇於惡君子亦勇於為善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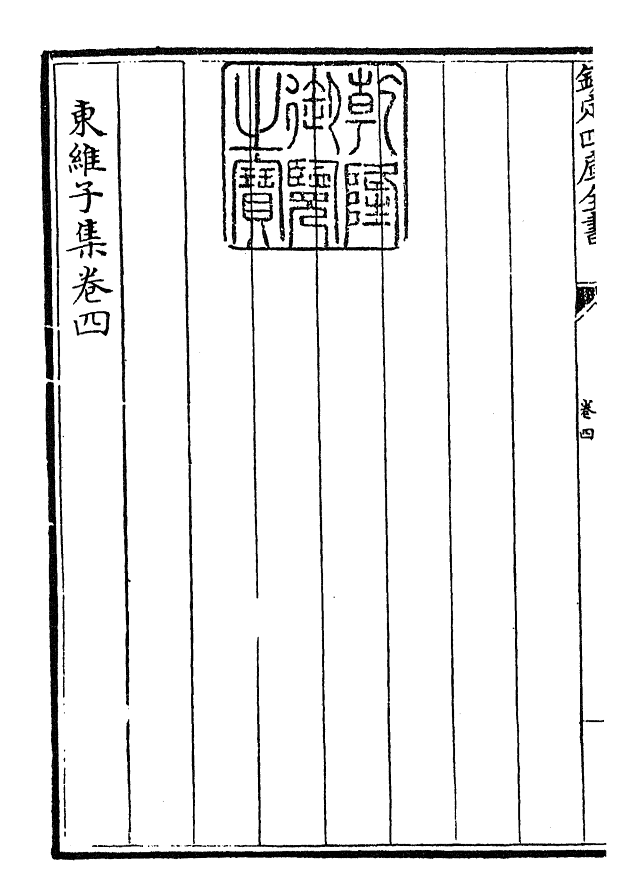
先聖之五十四代孫也冑監之秀也丞相府之素推擇也推其善以及君子而化覃於小人吾見邵武咸以道義相高而人人有鄒魯之風不必擊斷鷙猛以成二千石之理者非君而孰與於此乎君往哉毋徒謂入官遠徼利而轉階之速云爾其行也取道吳淞之士咸為歌詩以餞而余適會於其鄉人張彥明所且介彥明徵余序故序之卷首云至正九年四月四日

送江淛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師序

自成周選士之法廢士有逸而他出焉者吏道滯於儒者目吏為俗流於吏者目儒為迂二者始相兵而不相謀矣漢唐士有起自書佐卒吏至名宰相如蕭曹輩者固不可望十一於千百且以令吏言之例限七品秩復開以四品而不次登顯榮者往往列八位而不尠也若者起恪守陳編刻畫章句執一自用不達時宜其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非講之不詳一旦在官顛倒悖亂全與道戾故由科第取官者其政績不能不愈於

吏橫起身者則亦有愧于古之士矣然吾亦有感於今之吏者揣摩狙伺深詆巧文力制長牧氣壓豪抵稱為能吏苟媮刻薄恃以為治具而欲望其國理民安是亦却行而求前矣虎林倪君光大蚤年讀經史欲由儒進志伸弗遂試吏於江浙都府周行推之為儒吏柳子厚曰士之習吏恒病于少文故給而少文不肆飾於華者又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倪君以術飾吏治吾知其給而能肆放而能制者也況其事七十之親以孝聞友朋

友以信自任夫孝與信忠君愛民之所出也君推之於吏治以日涉穹位食厚禄上列八位以任國家之大事非君誰望哉又豈得與州邑俗吏循資格為進級者同日語哉今赴京師上計錢糧事來别予吳門而吳之士君子又為詩以壯其行且推予為序遂引於卷首若此時見予望光大者遠云至正八年十月甲子序



東維子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東維子集卷五

元 楊維楨 撰

序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聖朝設官莫嚴於守令莫要於風紀風紀上明天憲守令下逮民情然居風紀往往由守令之得其職者以喻下情而居守可以申上憲也審官於守令風紀者不已重

乎大梁劉公文大初用茂才掾廣憲以識大體稱同知於姚州事大得民譽力行斅由事富者惟見貧者力紓建窮擿伏政號神明轉上海尹剔弊蠧振廢墜察諱民之撓于政者積訟盡疏獄市遂理杜浦民有殺越人于貨公至亟改過自新胥吏濫而詐者遣歸讀書公暇建社學行鄉約禮凡民間簿書期會揭信于牆屋聽民自詣胥隸意公三年不出郊關民扶老將幼聽教誨行禮讓刑錯不用由是大化秩未滿司舉者以公廉能還主

事戶部民泣而留不得行未幾丁內艱執喪如禮躬廬
幹山之墓民趨役者如子然始公尹邑之日咸謂公登
風紀臺省薦剡且交上矣而遷主戶部事與典邑諭民
情者不殊科皆御史之階也制闋覲京師吾知其不留
部矣職風憲者方與循守令交調公其不副邑民之望
乎果爾公去州郡承宣之勞而將受明天子耳目之寄
以東南民間利病不能徹當宁者公悉究知其情矣某
事利某事弊某法因某法革使民無所疾苦而明天子

無赤子之憂非吾之人所期望公之所不自讓者乎邑人士歌詩以送者皆徳於公而不能自已者辱與公交最善知最悉焉故序其所歌詩而又著民之期望於公者如是至正九年秋八月七日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致道序

論吏者曰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嘻才吏之推重於世者如是矧又才而廉者乎論者之推從可知也山東范君致道由簿出佐至提控理問所案牘益今之所謂

廉而才者乎君在幕所在者府訊鞫事下持三尺論裁諸曹林立咸心儀君聽斷決然後抱成案上署所所官意三二君讓決辨是否歸諸一至其確於辨也上政事堂與宰相而下爭枉直故難決事必經君即不經君必後有失君既以廉律身廉則公公則明而又有才以制之其應事也如鏡見微惡議法也如度度短長權定輕重毫杪不少忒嘻制謂理所為行中書法部得廉而才如范君者為賓佐非理所官之幸廟堂法部之幸也參

府莊嘉王公嘗奇其才彼命南征特辟君幕府君即勇往參贊戎機雄畧君交盡其才而廉者之所推無往而不理年勞滿理所官咸嘆息不忍其去吾謂理所官為一所惜以君之廉為天下信以君之才為天下服范君當為天下用在古王制辨論官才而告於上者司馬職也今之居是職者方復王制范君之名在辨論列則范君自此將為天下大吏矣拯吾民於塗炭還太平於聖王非范君吾誰望范君尚以吾言力論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余嘗讀史竊嘆于定國之治獄無寃則福流子孫而燕士呼天六月飛霜東海殺孝婦三年大旱其變係于國者如是代人法吏與一獄至蔓延數百人積歲不能决卒陷之死地其傷天地之和者有矣我朝奄四海為家深慮一夫有不平者内有刑部外有刑所郡又置推官專刑獄之事葢以變之所係者大故慎之也余來錢唐見杭之推官陳侯執中者有定國之風焉杭之為郡地大

民多最號繁劇刑之頗辟獄之放紛有不可勝言者侯居杭三年人仰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咸頌之曰陳侯未來政苛獄繁陳侯既來反薄而敦民蹶于阱陳侯生之羊狼貪狠陳侯懲之吁嗟陳侯執法不煩風霆霜露生意流行余聞而嘉陳侯以士君子待杭之人遂有士君子行且不忌陳侯之德而歌舞之乃至正十一年九月侯去杭覲京師士大夫謁余西湖之西出所集詩若干篇推余序之故得論其事畧抑余聞陳氏之先有曰

寔者嘗為太邱長以德重於世而澤流子孫陳侯豈其後耶今陳侯治獄無寃又若此則省府上之臺憲察之必將大顯于天朝而福之流於子孫固未可一二數也惟陳侯其勉之

送李景昭掾吏考滿詩序

濟寧李君景昭為江浙行中書省掾也以才器受知于丞相府凡若干名稱赫甚考滿還里大夫士咸作歌詩以道其意戀慕之私詩成一卷俾予序首予為之言曰

夫世之所謂善于世其家者豈徒傳珪襲組之謂哉其家法之所以貽於後者必將繼志承訓圖以踵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焉爾惟君之先大夫文昌公以文學政事為時名卿其家則官規夫人之所取法而況於其子孫乎益吾於是而知君之善於承繼也始君游成均即有雋名繼用公廕授鄞州鄞城縣丞既為推擇為掾君以廉律己公以涖事特文墨議論參贊碩畫奉上接下罔有弗周非所謂能踵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者

乎昔者季孫行父之言以謂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其後行父九十為魯名卿由是言之世之所謂善於其家者必若行父而後可若君者豈非行父其人歟夫善於世其家者忠孝之道也道人之善而不能無言者詩人情性之厚也序詩人之意而必本其父兄者厚之至也時之知君者尚以予言為不佞哉

送沙可學序

我國家混一天下地大民衆既內立中書以總其綱外復設行省十以分其治而方面之重土貢之多江浙寔居最省故釐其地者其人為難耳某年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葢三人者天府登其鄉書大廷崇其高等而拜進士出身賜任州理佐理之職者也宜其於簿書之繁劇筆牘之纖細有不屑焉而三人者屑焉何也或

曰掾年勞視州若縣加半三人者益利也夫天子之所委重者惟一二大臣簡在上心者為股肱於內外內相為天子得人為朝廷外相為天子得人為四方欲內外無治不可也矧江浙之方面重而上貢多從事之掾不擇其人之賢能有治才足以贊畫諸辨是非可否明治理得失成敗而推習文法利刀筆者是取則何與為治哉治不治較諸一州一邑其大小輕重何如耶今某官之求賢能掾於三人者始能羅而致之以禮三人者又

能終不負其所求而相與以有成也則三人者豈果利於年勞而私便其身圖者耶可學秩且滿大臣留之不將薦之中朝其於行書吾言以為贈益士以外相得人為天子賀而不已有用之學為進士出身者勉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聖朝三歲一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布列中外益欲收儒效於天下而致隆平之治也猶慮所選者有遺才州郡庠序司之史復用文學生使以儒釋吏事其望儒之效

切矣吏出於儒者學升於州升於郡等而上之或憲漕吏或理曹師闈吏又等而上之則入流銓於吏部簿部縣寮知幕府坐禄位而治人矣殆非刀筆吏胥起巡尉所者可同日較崇卑也朱方徐德明氏世業儒其祖父皆以孝弟忠信為家風朝廷以孝義旌其門德明之才器涵育薫陶有自來矣至正八年侍父遊嘉禾肄業郡庠學正應公學焉為學司吏德明之司櫝於學也凡春秋二丁朔望祭奠師儒之文告生徒之膳養金粟之勾

計營繕之書庸殫智竭慮一以奉公為心曩太守凌公留意學校政季試以作人才習大樂以奉祭祀德明奉承厥役靡惓于勤有成績至正三年教授康公來領學事藉其協贊者居多越明年府檄本學官吏白徵租入德明奉行惟謹推之以誠約之以信佃夫輸逋莫不悅服其有積日門丁佃甲相根株為乾沒者德明又能廉得之不煩垂楚而徵復元額觀德明之才敏學優有功於學校者如此推此以往何試而不可乎年而既滿浩

然有去志士友挽留不可相與崇酒于觴載肉于俎餞之東關之外德明又枉舟過余次舍求一言為行贐夫千尋之木必自毫末而生萬里之途必由跬步而始繼自今將見德明仕進之階日高而日遠曰漕曰憲曰理曰節入流銓於省部吾所謂坐禄位而治人者可指日俟德明以予言勉之至正十三年秋七月日序

送理問所掾吏王安正考滿序

至正之三年江浙行省理問所掾吏東平王安正考滿

杭士友咸餞以詩詩成卷屬于會稽楊維禎為之序予惟仕之由吏進者積年勞於簿書循資格於流品者常才之所能而能人之不能者必英才俊特者也吾見其人者安正王君者也淮賊猖獗一時繫仕版者非貿懦而懼識鄙而逃則詭軍功以資捷進者爾孰有憂國如家委身殉職不以利鈍得失為却顧者哉邇者平章教化榮禄公統兵西討屬掾在選中者安正為首列安正起身理所議事用法人稱允及在軍中獻納謀畫卒能

參贊成功凱還計賞當擢高要而安正退就前考不敢自有其功以取一階半級之榮亦可以知安正之克守其正與一時繫仕版謟軍平功以賁捷進者不侔矣方今國家急才於有為有守之人安正雖不以軍勞資進取而為國求才者吾知其不安正捨矣惟安正戒嚴以俟至正十三年秋九月十日序

送浙江西憲書吏李公錫序

朝廷設官分職百司庶府要而重者無越于風紀天子

之耳目寄焉生民之血脉貫與臺内外以總其綱廉訪
十二道以張其目官於是者必思慎簡迺僚而書佐之
吏例以通大法敦風操者在選列也而士之欲出身自
見於世者不幸不為卿大夫所薦則亦於是顧覬其所
為主焉燕城李公錫之為浙右憲書吏也由憲府某官
知其操行文藝之異而推擇之公錫於某官覬其所為
主乃褎然而來如魚水之相得宫徵之相宣其為人廉
介耿峭才高而識遠司憲之長洎幕府之寮無不以其

言議為可否而公錫之執筆獻替者未嘗不出於三尺之公嘗侍某官調兵某所而贊畫之長弭戢之功彰彰顯著今年秋年勞已滿瀕行吾屬餞言以為別先是公錫由成均造士筮仕善祐庫使遂歷刑部吏都水庸田照磨今以職官為憲府史是其老成才識諳時宜達政體有以贊畫評佐中書之政者可日月冀也嘻此海内之人所周望豈直吾屬之望而已哉於其行也序以為引至正十三年冬十月吉序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江陰古延陵邑也在唐為州宋為縣復為軍今地利日廣民齒日繁處以散州直隸省部與他列州屬會府者實殊故居幕府者皆受天子命與會府之賔寮等也其地左姑蘇右京口前控大江後帶滄海鵝鼻為神禹之區席帽為郭璞之宅翠君中立石鳳旁飛此又其流峙之勝也故鄉有魚稻之富市有珠犀之珍人秀而文有淮楚之風其官府事簡自宋以來稱道院閩兩浙宦遊

於其地不亦優且樂哉然近者益作魚龍之數撓及漕賦文駢椎結且以江國之衣冠者相貨居官是邑者不無優焉東易李君仲常去為其州知事仲常博識而敏於才好謀善斷掾內府十餘年以通了稱其應外務固恢乎其有餘裕矣仲常往哉佐其長以善道率其下以先勞吾見江陰之治有江山風月之勝魚稻珠犀之富而無魚龍之數之警以病吾政也不在仲常乎贊畫之暇形為咏歌幸有以寄我

送彭彦温直學滿代序

學者司計主金穀出内之吝猶有司之有庚氏也庚得其司則民無篔其斂官無悖出之患計得其司則農無失征士無失養然則校有官主教而計主養也養足而後教可以行則計之有功於學校又豈可以有司出内之吝賤其人乎故著令必慎選其人年勞滿者為諭録起階近吏令雖以府邑主櫝吏易諭録而負才諝者得以一介之士上佐二千石出政令其功德之及民者順且

易也視諭録五年十年不得升次以行其志即得佐府邑去老死不遠者孰優孰劣乎會稽彭彦温氏家世儒者也鄉大夫嘗以經行舉之有司弗售猶不遠數百里從師于吳下由是吳學辟為學之司計其職乎計也能稽籍以為入量入以為出撙節其横費而金穀之用恒有餘是其力于計而有功於學校者也年勞以滿教之官及學士大夫咸惜其去而恐繼者之未得如彦温氏也然彦温陷此以司政積於府邑以佐二千石之行

事將見及人之力有大於學校者學士大夫又何惜乎其去也咸送以詩而屬予為序彥温為予鄉閈生其仲彥明又從予遊故序

補過齋序

松江守陳府公初涖政屬吏皆移病于外首鼠進退公曰吳兒欲以習詐為俗耶下令召見諸曹吏書佐視其可用者若干人中得蕭蘭獨稱悃愊吏吶吶似不能言者而中則慧了識事體府公前每白事必兼數曹無一

誤失者諸曹疏誕者學之而弗能萬一府公益獨奇之

蘭愈恪謹退公輒閉置斗室翻閱往史及今令甲書又

自命其齋曰補過取諸聖經之訓進盡忠退補過也介

其外舅閔翁求一言於子楊子楊子喜淞之民上有良

二千石下有悃愊吏一郡之慶也為之叙曰昔李孝伯

不就郡功曹曰委質事人亦何容易懼以職小咎大為

身辱耳子今有又何有於補云然古之大吏亦有閉閤

思過者知郡功曹在擬議三尺書之末者乎於是乎

敘而繫之銘辭過而不聞實懼尼父過而能補人為舜禹惟蕭史氏匪利刀筆補過盡忠允中功曹闕以悃愊之質加以周密之理以行乎賢府公之成規過且無

鄉闈紀録序

軍興貢舉事中廢士皆以弧矢易鉛槧之習至正十八年冬中書下議驛梗外省士人會試必道海道海必候風信於夏許先期春貢於是江淛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羣試吳越之士斤斤百餘人議者謂戎馬生郊

何暇閉門角文墨伎時左轄崔公專提調僉憲鄭公又監督之而大相開府達公力主於上平章光禄張公特助金谷之資假羣堂為貢院所不一月竣事選中左右兩榜凡三十有六人備榜十有五人郡守謝節既以鹿鳴典故宴士又梓行選中程文及簾内外官唱和詩亦聯附於篇首編成徵余叙余既預考文事不得辭夫文事得於盛明之時常不足紀而得於喪亂多故之秋則非常也合叙以視後遂書是歲五月朔日

送甘肅省參政王公序

自昔內外臣重輕勞逸之體各有差故謂有左右之辨國家幅員之廣漢唐宋所未有也篤近舉遠衆建行省省各置首貳平章丞參是也雖遠方面如雲南甘肅而內中書臣交相出入不以輕重勞逸為辨與況天下在太平全盛之日則凡內臣之出參遠方面者豈果為左乎大梁王公可舉以文墨舊臣出參甘肅省政事吾黨之士謂公宜居中論事陳王道上前致其主於三代之

隆也而出治於邊遠在萬里外豈不可惜哉是未識國家眾建省理及吾聖人篤近舉遠之意也甘肅古西戎地自受國家節制為冠帶之區數十年來興材取士其風一變與諸夏等然則寄一邊之重而廣之以聲教之盛非老成文臣不能宜公受命跋涉萬里外雖不在天子之側不吝也是行也公其可自左哉公之行也自吳之海漕吳人有賦詩以餞者使余為之敘故為公道其職之重而且解左調之疑公者也至正七年冬十月初

吉序

東維子集卷五

東維子集卷六

元　楊維禎　撰

序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與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厖而弗律義滛而無軌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没不傳卒與齊民共腐者

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襍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厖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敦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髙而當其義皆奥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予始讀其詩曰

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子蓋公生於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攷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為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怪言厖而義淫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于世富者怙資以為而貴者又怙勢以為意將與十一

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敝不知屈氏而次彼雖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字之果足以傳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以鹿皮子同鄉浙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季持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圁谷𥗐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括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熹氏劉伯温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鄭息堂公洪樂閑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通能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睿養愚乃萬石公之從孫也過余姑蘇所次出鉅冊一編視曰此睿之雜著也先生號知文幸為睿評而賜之序首焉予始讀其傳誌各一首客來輟之夜張燈繼讀之箴銘詩賦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聲呲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

若干通又辭敷義粤不謬夫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與曰古學與時文不通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山州而留君所居山水為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樓溪有曰好溪石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為雨雲清明之英為日月之華小秀於草木而大秀於人留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兼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以為大好留君

有志於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為之矣以慚者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以處此留君曰審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毋寧以不大慚於今者病於古也遂書為序

聚桂文集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立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

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寛以歳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之作者或無擅場之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閑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吳毅而

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
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
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
者莫盛於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為稱首者鄉評里校
之會歲不乏絕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
長實為集賢凌公顯務古文而崇化文士有名世者作
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文會
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

言以叙首於是乎書

曹士弘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來錢唐獲覩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閈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顔以南陵遺藳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脱曾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

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蕪漶險怪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揚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佚鴻闕之悖李庚伯之孝紀則鄠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謬悠為學而蕪怪為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乎予求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為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謹為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余尚友之心云

王希賜文集序

干將之器利可剸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慎諸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戛戛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自今求

其人於六籍而下斤斤鄒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西漢三人唐二人通愈宋三人周程在焉今姚牧庵虞邵庵而次未以數斷句之數人之文實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常而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今之妄庸者蔓衍草積動自哆大曰吾文鄒楚而降之文也當有傳也布於令與後不必越五年十年其蔓衍草積者已與糞土同腐傳何有乎括蒼王廉氏為文凡若干篇遭兵火而失者過半今拾遺藁及續為文又若干弓王子讀書二十

年而始敢為文蓋有利器之本其為人磥砢有奇節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無用於世不無用於世則其傳於人與妄庸者異也必矣書以序之

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為劉楊再變為姚元三變為虞歐揭宋而後文為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歷來文章漸趨委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

近代律令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已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劉葉適陳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傅良劉晁張秦黄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黄劉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之伎興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為之先者無其人也亦久矣吁吾於此求夫篤於自信不為流俗所移者東浙之士僅四三人曰王廉氏其一也其為文不諧於人人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

吾每為之起畏諗其追古作者則西京而上秦與燕也楚之騷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駰而下弗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已之獨不以一代之氣運盛衰為髙下者也豈不偉歟吾使魏生鎮録其追於古者而告諸學古之友云

楊文舉文集序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汙次而關乎家德之醇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

士以文墨為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徽先生之嗣也先生領臺檄主文淛闈時予賓列同考聽先生言議凜然為起立知先生之學出道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為議論文章不一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墓樹拱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叙誌箴頌論賛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理嘗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

門閫公之名能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髙文大冊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所撰録未及鋪張乎帝畿也嘻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夫蘭臺芸舘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書夫言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

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欲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

應君之邵應君始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穿貫者每一事各為始終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葢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工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録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葢經有不待傳而明者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

敝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不協者雖三家大儒言之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按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

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叙事本末

若干弓類之精訂之審以博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傳過於註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為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决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葢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蔵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朴朴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鐫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萬孝先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設為問荅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遂

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决之諸儒未决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繹于心而遽觀是書之廣傳也為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

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袪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袪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

蔽目而又自投以醫者也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説而輙自去取之為定是録説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愜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决之焉耳後之君子倘以録猶未是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褚氏家譜序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叚食采於褚號曰褚師

因氏焉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者葢其族之仕於衛
者也漢元成間有褚先生大以行顯嘗補司馬遷史記
六朝以來褚陶褚裒皆以文學名至唐褚亮博學才敏
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為顧命大臣遂良由河南
徙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苕城者亦以
褚姓其巷今聚族烏程之朱塢即自苕城來也其祖為
世超墓在朱塢後浜冢舍曰光遠菴云世超生世隆生
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闕　郎提幹大同大

同生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録院檢閱文字天祐為嗣焉天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為其後自士登以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録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族叔祖桂岩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繕寫為冊冊成乞予序予

謂君子之澤五世褚氏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尚未艾也桂之為伯仲者凡六人皆從碩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稱焉歲大比鄉大夫録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行而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於褚氏之澤哉褚氏子孫尚以予言勉之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錢唐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

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
碁待詔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
慧妙靜小說為史恵英隊戲為李瑞娘影戲為王潤卿
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景玉津内園各以
藝呈天顔喜動則賞賚無算此太平朝野極盛之際今
當此刀鳴鏑語時故家遺老或與退璫畸嬙談先朝故
事未嘗不興感隕涕也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蕩舟娭春
過濯渡一姝淡粧素服貌嫺雅呼長年艤櫂歛袵而前

稱朱氏名桂英家在錢唐世為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為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座客傾耳聽知其腹笥有文史無烟闕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張宋陳陸史闕登禁壼豈久居瓦市間耶曰忠曰孝貫穿經史於稠人廣衆中亦可以敦勵薄俗則吾徒號儒丈夫者為不如已古稱盧文進女為女學士予於桂英亦云

東維子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宜

東維子集卷七

元　楊維禎　撰

序

吳復詩録序

古風人之詩類出於閭夫鄙隸非盡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傳之後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可及則何也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學之成也尚已故其出言

如山出雲水出文草木之出華實也後之人執筆呻吟模朱擬白以為詩尚為有詩也哉故摹擬愈偪而去古愈遠吾觀後之橅擬為詩而為世道感也遠矣聞嘗求詩於摹擬之外而未見其何人富陽吴復見心持詩來讀其古什凡若干首決非摹擬而成者知學有古風人之旨矣吁使復達而有位為朝廷道盛德製雅頌復之作不為古公卿大夫士之作乎吁又使人人如復不以摹擬為詩古詩不復作者吾其無望於後乎復益勉之

以徵吾言焉可也

趙氏詩録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為騷騷降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為陶杜為二李其情性不埜神氣不羣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為齊梁為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

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謂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吾友宋生無逸送其鄉人趙璋之詩來曰璋詩有志于古非錮於代之積習而弗變者也是敢晉于先生求一言自信余既評宋言而覆其詩如挑源月蝕頗能力拔于晚唐季宋者它日進不止其於二李杜陶庶亦識其面目識其面目之久庶乎

情性神氣者併得之璋父勉乎哉毋曰吾詩止於是而已也至正丁亥九月望在姑蘇錦秀坊寫

李仲虞詩序

删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止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為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為贄見予於姑蘇城南且云

學詩於鄉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予夜讀其詩知其法得於少陵矣如五言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西河上旌隨斗柄東西北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少陵集中猝未能辨也蓋仲虞純明篤茂博極文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愛國之識時見於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為詩不似之者或寡矣吾求丁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

也諗矣雖然襯杜者不唯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焉不唯見其騷而有見其雅者焉不唯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資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序

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其解有合於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為淵明為東坡也涪

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天台張北山著和陶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孫師聖出其親手澤求余一言以傳世蓋北山宋人也宋革當天朝收用南士趨者瀾倒徵書至北山北山獨閟關弗起自稱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嘻正士之節其有似義熈處士者歟故其見諸和陶蓋必有合者觀其胸中不合乎淵明者寡矣步韻倚聲謂之迹人以得詩吾不信也雖然世之和陶者不止北山

也又豈人人北山哉吾嘗評陶謝愛山之樂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樂伐山開道入數百人自始寧至臨海轍轍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於山者猶矣五柳先生斷轍不出一朝於籬落間見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於山者神矣故五柳之詠南山可學也而於南山之得之神不可學也不可學則其得於山者亦康樂之役於山者而已耳吾於和陶而不陶者亦云至正八年夏五月六日

剡韶詩序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不可學詩之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為盡知學乎曰匹婦無學也而遊於先王之澤

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
子之言同録於聖人也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爲宗趙
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
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
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
而吳興得郯韶也韶詩清麗而温重無窮愁險苦之態
蓋其强力於學未止探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蓋
得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直在元詩一人

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成帙者若干卷

兩浙作者序

曩余在京師時與同年黄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子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余兩浙無詩余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後歸浙思雪子肅之言之寃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採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閲十有餘

年僅僅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李和其一天台項烱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一元鎮其二老釋氏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思斷江也昔王劉二子能重河朔刿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予覿見之嘗論詩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蕲傳於世妄也蓋仲容李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乎晉漢斷江衣鉢乎老谷句曲風格夙宗大歴而痛籖

去纖艶不逞之習七人作備見諸體凡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予肅之言實以見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僅僅七人而止哉

衞子剛詩録序

余入淞見世家子弟凡十數人能去裘馬之習以文墨為事者蓋寡矣城西衞子剛蓋山齋别駕公之孫也首贄詩見余既而復出敬聚齋詩槀一編讀其古詩如秋

夜曲白苧詞其排律如九山讌集五言律如江水深深碧梨花淡淡明九農勞畚臿三泖足風波七言律如亞夫舊是將軍子賈誼初傳太傅官玉人嬌列錦步陣銀筆醉調金縷衣醉吹銀笛五老洞閒拾瑤草三神山其絕句如消寒圖一首音節興象皆造盛唐有餘地非詩門之顓主者不能至也昔人論詩謂窮苦之詞易工驩愉之詞難好子剛之工不得於窮苦而得於驩愉可以知其才之高出等輩不得以休戚之情限也子剛之年未

踰壯而其詞之工已如此使復益之以春秋才愈老茂而詞愈高古又豈止今日所覩而已哉至正九年夏四月廿有九日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裒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䄍賦之詩悉鋟諸梓編帙既成求余一言以引諸首余來吳見吳之大姓家友於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利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

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為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
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内交於余也築亭曰其
亭以尊余之所學也設榻曰其榻以殊余之所止也余
何脩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余示
始於余而海内之士有賢於余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
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
外也集自余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
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余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

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輙能是非而去取之此次其有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稱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為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其自著有玉山璞藳玉山樂府行于時云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間見於
帝世而備於三百篇變於楚離騷漢樂歌再變於琴操
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矣君子
於詩可觀世變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道故發諸詠歌
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為放臣逐子出婦寡妻
之辭哀怨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后之詩人一有嬰拂
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之窘則必大號疾呼
肆其情而後止間有不然則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

變莫之能移者也予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句讀其果得為古風人之詩乎不也客有語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騷漢樂歌之辭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李宋語懼其非詩也以此自劾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誹我則有未嘗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得

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烱姑胥陳譓永嘉鄭東崐山郭翼也翼㡬歲失怙中年失乎家貧甚屢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過者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吉興寄髙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於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未甞不嘆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世變之所移也予在婁江時翼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遊學於淛又挾其編來杭申前請於是乎書翼字羲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

正十一年十二月廿有二日

雲間紀遊詩序

詩有為紀行而作者乎曰有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此民之行役遭罹亂世相攜而去之作也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此大夫行役過故都宮室彷徨而不忍去之作也後世大夫士行紀之什則亦昉乎是幸而出乎太平無事之時則為登山臨水尋奇拾勝之詩不幸而出於四方多事

豺虎縱横之時則為傷今思古險阻艱難之作北風黍
離代不乏已錢唐莫君景行自壯年弃仕泊然為林下
人然好遊而工詩不已雲間有遊所歴名山巨川前賢
之宫隱士之廬名勝軒亭之所一一紀之以詩蓋非北
風黍離之時則非北風黍離之詩固依約時之治亂以
為情之慘舒者也莫君此集好事者且傳為尋竒拾勝
之作鋟梓以行莫君何幸也集凡若干首來謁予序予
方被命為錢唐闗令日有官勞無隙晷及文墨自況海

隅失太平者三四年方將有大夫行役之艱而不能如景行之從容笑歌於山水之樂也因觀是集感慨係之至正十四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書為序

金信詩集序

言工而弗當於理義窒而弗達於辭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也又况言龐而弗律義淫而弗軌者乎自三百篇後人傳之者凡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揚雄尚矣其次為曹劉阮謝陶韋李杜之迭自名家大抵言出而精無

麗而弗律也義據而定無淫而弗軌也下此為唐人之律宋人樂章禪林提唱無鄉牛社下俚之謡詩之敝極矣金華金信氏從余遊於松陵澤中談經斷史於古歌詩尤工首誦余古樂府三百輙能游泳吾辭以深求古風人之六義又自賀曰吾入門峻矣大矣吾詩降而下吾不信也一日使為吾詩評曰或議鐵雅句律本屈柳天問某曰非也屬比之法實協乎春秋先生之詩春秋之詩歟詩之春秋歟余為之喜而曰信可與言詩已於

是絶筆於近體所為詩有春草軒所編如古琴操趙壁詞荆卿篇博浪錐月支王頭飲器歌其氣充其情激其詞欝以諧吁信之詩有法矣此豈一朝一夕之致耶其素所畜積盖至今二十有餘年矣今天子制禮作樂使行天下采風謡入國史東州未有應之者吾將以信似之

蕉囱律選序

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東坡甞舉杜少陵句曰五更鼓

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揺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後寂寥無聞吾亦有云露布朝馳玉關寨捷書夜報甘泉宫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為近之耳余嘗竒其識而韙其論然猶以為未也余在淞凡詩家來請詩法無休日騷選外談律者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黄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後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律而有不為律縛者惜不與老坡絫講之上海蕉夢生釋安者集有元名能詩家自虞馬而

下律之唐者凡三百餘首帙成命曰蕉囪律選攜以索余引梓行海内以警詔骫骳忘滞之音選中多有雄渾合坡舉似者第軼出崔杜上頭者未見一二編末過取余放律砐硬排奡者凡十餘蓋安學詩於吾門亦有日矣是宜所取雅合余所講者是集行則皇朝風雅之選於賕者君子有所不遺

梧溪詩集序

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

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辭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已者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節網羅俗謠與民謳如帖木侯張武畧張孝子費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笠黃官柳場無家燕諸

篇皆為他日國史起本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澹泊閒靖是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于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茍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冊者班班乎其無諱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邁跌宕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蕪人之長亦頗似杜吁代之勳故殘餘欲傳於世稱為作人而逢詩不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序

齊藁序

詩之厚者不忘本也先民情性之正異乎今之詩人曰某體六朝體杜夔州孟襄陽李西崑也安識所謂推本其自者哉高唐盧昇氏三盧相家莊惠公之孫也十三善為詩嘗從河東張先生遊南來又相從余於分唐杖屨間集其所自為詩一編曰齊藁齊蓋其所出故以名示不忘其本騰焉故鄉邈若隔世昇尚能對余畫地為山川及條其舊俗纖悉可終宜其詩之特也闕原令觀其

詩多協古詩人比興風容色澤類揖遜乎先生之世卿大夫周行也此豈令人妄一男子談漢魏六朝夔州襄陽西崑者耶吾是以器而重之今聞虛甃之寂退吾將約昇循海而南跡師尚父所封之履登泰山日觀歷數山河之舊河西善謳者吾無間將以尋小白君臣之霸烈而泱泱決之大風尚在述爲制作當唱予而和汝

孫氏瑞蓮詩引序

淞之東曰黃浦浦之東曰橫溪溪之上孫善之家焉家

有園池之勝至正七年五月朔日池上出瑞蓮一莖而雙花遠近聞者爭覩曰蓮之層曰瑞菡萏雙而茄獨者亦曰瑞既而善之會賓友燕池上皆舉酒為善之賀觴餘各賦詩凡若干首裒而成弓因予友許君如心來乞序余謂凡天地間物産之異若人不以為怪必以為瑞然怪非自怪因人而怪瑞非自瑞亦因人而瑞人有怪之微物雖瑞而瑞猶怪人有瑞之微物雖怪而怪猶瑞芝之中産于商顔之隱瑞也見于元封虛耗之君覆怪矣

嘉禾産于共和之時瑞也見于赤烏搶攘之年覆怪矣吾聞善之累世家風孝友善之又倜儻有竒節慕義而强仁瑞蓮之産非其邁種德之驗乎德有瑞驗花有瑞符謂蓮非孫氏之瑞乎吾不信也善之益芸而學益種而德天之生祥下瑞為孫氏顯章殆未艾也嘻蓮無一茄而雙花間有則人稱以為瑞物人無累葉而不分間有則人不以為瑞人乎唐史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人表此瑞人説也善之勉焉尚有以膺此稱也夫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賡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章關雎首夫婦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遂散於鄉人采於國史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實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選流雖云遠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遂熄矣求詩者類求端序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達之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士以詩命世

者殆百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唯老杜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一代詩史下洗哇媱上薄風雅使海内靡然没知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從出則又徇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余為太息者有年龍江殷生謁余錢唐次舍袖出手編目曰詩史宗要觀其編什首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節顯要正訛或有宗趣炳然而日

星列沛然而江漢注挈焉而領張洞焉而鑰啓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約之于一帙之中其忠君孝友之至情䳜鳩鸛鴿之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哀得此弗覺病懷灑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者後學小子操是嘉量以廣品諸作又何騷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還於古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汝南人嘗從游於余與海内名士李公孝光張公天雨叚公天祐爲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分塘

之五柳園亭寫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微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予居錢唐聞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諝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為其師者丘公其見自陳幼獲晉

于酸齋貫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見先生也幸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復偕乳母氏訪予洞庭太湖之上為予歌詩鼓琴以冩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琴操以和白雪之章予黙諗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述作又其餘爾吁大家氏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於婦人女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録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礮礮女人棄之乎若雪齋氏之述作也本之以天質者

而達之以學發之於咏而協之以聲律使生於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賢筆之所錄者乎故上下删取其所作能追古詩人之風與其琴調善發貞人壯士之趣者為曹氏弦歌集他日太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直大家氏之後猶為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富春八景詩序

富春自嚴子陵耕釣後至今一草一木與客里俱高子

觀烏龍金華諸山如奔猊渴驥夾江而下與越之千巖萬壑吳之龍飛鳳舞者會而同盡于海其中朝潮夕汐一往一來耀人耳目者又天下之竒觀山川鍾秀間世而起者孫仲謀之稱孤江左葉中書入相本朝他如名臣韻士仙蹤梵蹟不可一二殫紀昔柳之愚溪僻在荒服而見采柳子黄之赤壁鞠為戰場而見賦坡公遂皆有以表見於世富春品題獨未表見於昔人豈造物者之有待於後人乎至正乙未余游富春與其邑人馮正

卿及予韓魏二三子相與品題時八景先是吾里人張世昌有其六詠其詞未傳要之比興體製非徒求工於景物蕪欲道其人物名節之盛必有待乎能言之士使後日如李翰林之嘆崔顥於黄鶴樓閻都督之奇王勃於洪都府則富春山水當與愚溪赤壁感柳蘇之遇者同一德色品題之寄其可苟也哉余唱詩八首二三子者和之而予序之如此

鐵雅先生拘律序 附

先生嘗謂律詩不古不作可也其在錢唐時為諸生講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其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陋體為之一變然於律中又時作放體比乃得於頹然天縱不知有四聲八病之拘其可駭愕如乖龍震虎排海突嶽萬物飛走辟易無地觀者當以神逸悟之不當以雄强險阨律之也句曲張伯雨嘗曰無老鐵力者便墮落盧馬後大蟲耳故今裒此拗體凡若干首先生見之且令某評之如何太極生頓首曰真色脫塗

抹天巧謝雕鎪太初生日健有排山力工無剪水痕安曰先生拗律自是水犀硬弩朱層鉄槌人見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翕張妙法此先生拗律體也先生擊几賞之以為二三子知言併録為序釋安謹序

東維子集卷七